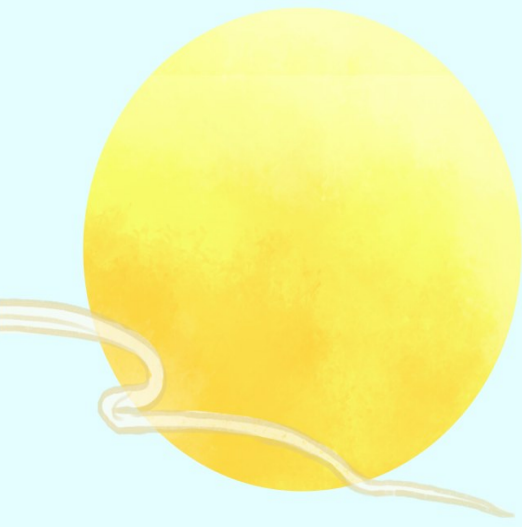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湖秋月照今心

□ 邵玉田

望月怀远,是一种文化传统,它早已根植于国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中。

我和几个朋友,在湖边小聚,吟咏秋月,虽然算不上深挚家国情怀的解读,但也应该有“何处青山不堪老,当年明月巧相随”的抒怀。

那天,在一轮明月的映照下,浩瀚的湖面与澄清的天宇连成一片,呈现出月光如水如天的浩茫、静谧而和谐的景象……

皓月当空,湖水如银。桌上有东道主精心准备中西合璧的菜肴。仿佛又一次置身于西欧之旅,又宛若月光中的心灵漫步。

推杯换盏,言来语去,话题自然离不开退休后悠然转身的的生活。这一拨人中,有人献身公益,有人痴迷于音乐,有人挚爱书画,有人喜欢写作,也有人沉醉于中西餐饮文化之研究……可谓异彩纷呈。

话里话外,率真自信。大家有一条共识:最朴素的才是最华丽的,最简单的才是最时髦的,似乎有些返璞归真、大彻大悟的意思。

月光下,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萦绕于餐厅内外。席间的一对夫妇,退休后加入了一个业余合唱团体。随着舒缓的贝多芬钢琴曲,谈论起两

人自己的体会——爱好音乐,正如昆曲《西厢记》的一句台词:“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?”

音乐的味道,即人生的味道。

这时,东道主接过了话题。她是从机关下海,投身市场经济的。她说步入不惑才发现,人生在有用和无用之间,一步一步看似偶然,最后却导向必然。或许恰恰是生命中的“无用”和“偶然”,化时间的腐朽为神奇了。她做的是西式餐饮,但这丝毫不会消减她对中国美食的热衷。她说总有一种不变的情结:慢慢喝汤,是人间最为美丽的风景,也是人生最为享受的时光。

原来一碗汤,也装得下山水人情,咸淡人生。

环视四壁,墙上的西欧名画错落有致,触动了在场的一位画家。只见他目光炯炯,仰观之欣赏之品味之,不停地感叹,会心处不可言说。先生就职于机关,退休后,有了大把的时间,可以专注于水墨丹青,从而成为他心灵之净域、精神之家园。

当然,不改初衷的也大有人在。比方说从事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工作,对工作有一种不舍与热爱。于是退离了岗位后,却又心无杂念地转入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,继续发光发热,为人大工作作出积极贡献。

皇家豪华的贵妃椅,猩红色的台布,桌面洒满了玫瑰花瓣,芬芳四溢;精致的西餐具,金银光亮排列整齐。浓浓的欧式风情,香酥可口的面包,意式番茄丁和法式鲑鱼酱,两种蘸酱可以任其调配;一边嚼着面包,一边就着中餐“佛跳墙”的浓汤,堪称一绝,可以让味蕾慢慢苏醒。

我曾经去过一次巴黎,之前也读过余秋雨先生的《行者无疆》,其中一篇《法国胃口》里面有这样的文字:法国美食“讲究奢华的排场”“讲究滋味和情调”“是一种悠闲的享受”。

想想,我一个快要进入耄耋之年的人,过着与普通人一般的生活,内心却总是在重温文人墨客的风雅。退休写作二十年,意在圆自己的文学梦。就像今晚,意必不在乎饭菜,也不在乎酒,而是一种心灵抚慰。

还记得,唐代大诗人李白的《将进酒》: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。明月诗心——生命中最动人的良辰美景,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艺术境界。

诗意呈现出一种缓慢的生活美学。所谓退休人的慢生活,不是无聊懈怠,而是把心安住在每一个当下,气定神闲地去做一件事。

给自己人生一个清明,悠闲自得地活在当下。



论到吃食,梁实秋先生有一句话:“可见一切名产,固有赖于手艺,实则材料更为重要。”梁先生说的是知名的吃食。其实,在我看来,不仅限于名产,即便是极普通的吃食,要想做得好吃,第一要紧的也是食材地道。

老家栽种的萝卜,长相好看,上绿下白,露出地面部分的外皮呈淡绿色,地面下则是象牙一般的白色。乡人把这种外形浑圆、质地硬实的萝卜,称为“罐罐萝卜”。这种萝卜,最适合腌咸菜,用它腌的咸菜,吃起来脆生生的,经得起咀嚼。

腌咸菜

□ 刘波澜

在老家,一到冬天,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腌咸菜。腌咸菜,最主要的调味料是盐和醋,但盐放多少,醋放多少,全凭各家主妇自己定。这样一来,各家咸菜是各家的味,有腌得又香又脆的,也有腌得咸死个人的。腌得好的,送邻居和亲朋,会赢得大家交口称赞,很有面子。单从腌咸菜,就可以看出家里主妇是否心灵手巧。

岳母年近七旬,耳不聋眼不花,腌了一辈子咸菜,算是此中高手。每到冬天,便会被乡亲们请来请去,指点如何腌出一坛好咸菜。好吃的咸菜,不应该只有盐味和酸味,所以,岳母腌咸菜,除了盐和醋这两种主要的调味料,还要放白糖、酱油、味精和酒来调味,具体放多少,岳母手下自有分寸。

不过,只有这些,还是成就不了一坛风味独特的咸菜。岳母腌咸菜,还有一个关键步骤,是提升咸菜风味的一个重要环节,必不可少。

一大盆萝卜条按不同比例放入盐、醋、白糖、酱油、味精和酒,搅拌均匀后,每一根萝卜条上便都均匀沾满了各种调味料。接下来,岳母会切些姜片、蒜片和辣椒丝放在最上面。然后,拿一只炒瓢放在灶火上,炒瓢里倒入一些花生油或者菜籽油。倒入油后,开火,待炒瓢开始冒出青烟,拿抹布垫在手上,掂起炒瓢,将那滚沸的热油淋淋漓漓滴浇在姜片、蒜片和辣椒丝上,只听“刺啦”一声,姜片、蒜片和辣椒丝的香味和辣味,便被热油逼了出来。淋了热油后,快速搅拌均匀,趁热将其装入坛中,封口,放在家里阴凉之处。大约半月后,一坛又香又脆的咸菜,便算是大功告成。

腌好的咸菜,用来搭配小米粥,最是下饭。有时,岳父也拿它来下酒,一口酒,一口菜,喝得优哉游哉。

静美冬晨

□ 胥加山

冬晨,像一个素面朝天的少妇,虽少了姹紫嫣红的点缀,鸟语花香的相伴,但款款莲花碎步,不失其静美之神韵。

霜,是冬晨最静美的淡妆。虽说霜白,不如冬雪白得纯粹,亮得晶莹,但霜经过一夜的提炼,降临大地,薄薄一层,那种有点发青的白,给人一种肃默的美。霜降在路上,早起的人或小猫走在上面,咯吱咯吱的声响,像舒缓的曲调,使人放慢前行的脚步,有意聆听这天籁之音。站在旷野,远眺白茫茫的一片霜色,冬晨下的村庄、田野、河流、树林,就像是一幅写生水墨画,恬静、诗意。

一夜吸足日月精华的霜,随着太阳的升起,仅一两个时辰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只留下青砖黛瓦如染成新,植物的叶墨绿似洗。

雾,是冬晨偶穿的慢纱。挑担的小贩,赶早市的菜农,在雾中吆喝着,只能闻其声却不见其形。有雾的冬晨,把时光拉得又细又长,九、十点钟的太阳,挂在天际,像一盏红灯笼,此时的雾虽散了些,但能见度还不足百米开外,赶早市的菜农,挑着空篮归来,他们的额头刘海缀满丝丝缕缕的雾丝水珠,和下田的农人吹笑着谈论今晨的生意,自家的狗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喜悦,呼着白气,摇着因雾湿了的尾……

村庄的雾渐渐隐去,而田野上的雾,像一个留恋人间烟火的仙女,依旧匍匐在田垄间、沟渠旁,久久不肯散去。

冬晨,从田野上散步归来,炊烟像村庄上空盛开的花朵,一朵比着一朵盛开。此时你的胃,因冬晨的炊烟,想念起母亲大锅灶里炖的山芋,脆皮洁白的米饼,一大海碗白米粥和一碗刚起缸的金黄的咸菜。那会儿,端上一海碗白米粥,夹两筷子咸菜,走东家,迎西家,和乡邻聚在一块儿,喝着粥,嚼着咸菜,聊几句开心的家常。

好一个静美的冬晨!

母亲的菜园

□ 丁庆霞



楼房后面有一块紧邻河岸的空地,长满了野草,闲不住的母亲对河边的空地感到惋惜:“用来种菜多好啊,日照好,浇水又方便。”

我们拗不过,便顺了她的心意,只要她高兴、身体健康,就由她去干。

母亲对土地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。因为靠近岸边,这块地里面埋的尽是石子儿,母亲就用耙子把石子儿一颗一颗耙出来扔掉,又挑来一担担土,用草木灰拌好,每一撮黄土经过她的抓捏与抚摩,像过了筛一样,细如面粉,散发着肥沃的芳香。俗话说“清明前后,栽瓜点豆”。四月,母亲将蔬菜种子撒进地里,撒上草木灰,再轻轻培上土,用树枝做成篱笆,一个小小的菜园子就有模有样了。

一场春雨一番春。雨后,菜园里小苗吐青,花朵染色,绿叶滴翠。母亲像疼爱儿女一样,精心呵护着园里的蔬菜,浇水、除草、捉虫、做垄、搭架,每一道程序都亲自打理。当阳光围着菜园子转悠的时候,母亲就搬着小凳子,坐在旁边,欣赏

着园里的一切,仿佛是一位画师在欣赏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,脸上堆满了满足、欣慰……

母亲在菜园里忙活着,东一畦香葱,西一垄红椒,南面一排紫茄,北边一行豆角……菜园被她的巧手描绘得那样的鲜艳、动人。假日里,我们一起下地干活。蔬菜培土、施肥、浇水、捉虫……那一刻,阳光鲜活的菜园里,母亲和孩子一起劳作,构成了一幅温暖的田园图,看着她们悠然自得的样子,大有“采菊东南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情趣。我被菜园里的色彩吸引,为菜园里的气息陶醉,菜园里的活计显出了几许闲适和诗意,充满着生活的原汁原味。想起杨万里也是种过菜的:“此圃何其窄,於侬已自华。看人浇白菜,分水及黄花。霜熟天殊暖,风微旆亦斜。笑摩挑竹杖,何日挂还家。”如此一来,便觉得种菜无比风雅。

到了收获的时候,饭桌上就丰盛起来了。常常是母亲顺手从菜园里摘几个茄子,二姐改刀做了菊花茄子,又烧了酿茄墩。父亲拔了几棵青菜,做成菜、烧成汤。一家人围在餐桌旁,其乐融融,大快朵颐,那原汁原味的鲜美胜过任何山珍海味。

母亲乐善好施,左邻右舍从这菜园旁经过,她总是热情地拔上几棵青菜,摘上一把豆角,或割上一把韭菜,送到邻居手里,还不停地地说:“吃什么菜尽管来地里弄啊。”朴实的民风、朴素的乡情在那方小小的菜园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。

淳厚淡泊往往能创造出更加华美从容的生活。母亲细心打理的小菜园,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,也成了我的精神家园。

冬日的河塘

□ 邹凤岭

村前一汪河塘,大大的,圆圆的,水清如镜,玉带般缠绕在清秀村庄历过了数百年。冬日的河塘,收尽春日的花红,夏日的喧嚣,秋日的果实,展现别样的容颜。

清晨,河塘水面结起了透明的薄冰,冬阳下慢慢融化,映出长长的树影,垂直落到河塘的中央。这个冬日,霜如初雪,风也萧瑟,岸边那条圩堤,像条沉睡的巨蟒蜿蜒向前。在冬阳的照耀下,田野笼罩一片寂静。那块长满茅草的荒地,没有了虫蛙鸣,只听得风吹过的声音。

岸边湿地,芦花绽放,胜过秋叶黄花。村前的河塘汇入蟒蛇河,延伸到了大纵湖深处。水岸边,

所有的芦苇,一致举起白色的花絮。“芦花白,芦花美,花映水连天。芦花白,芦絮飞,风起彩云追。”动人的歌谣,回荡在耳边。芦花盛开岸边雪,千丝万缕意缠绵。

芦花洁白,可染五彩。此时,诠释大自然的美,唯有芦花最好,绘就冬日河塘湿地的风景。五代南唐赵干的山水长卷画《江行初雪图》,开卷便是一大片芦苇,寒冷里展现芦花摇曳的风姿,画尽素淡和缥缈的美感。清代旅日画家吴桥一幅《芦苇大雁图》,绢本肉笔,积善存卷二百年,足见人文为爱所倾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《诗经》里道出了芦花的情思。“最是平生会心事,芦花千顷月明中。”宋陆游诗说芦花见温情。“十分秋色无人管,半属芦花半蓼花。”千年的芦花,守候河塘,与万物共生,与人们生息相连。

村前的河塘,日夜流淌潺潺的水声,更有文人墨客笔下荷塘的景色。河塘的近处,一处荷塘相伴如是亲姐妹。走近荷塘,如是打开发黄的书页,满是冬荷的情思。“竹坞无尘水槛清,相思迢递隔重城。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自古

以来,荷的高洁,惹人怜爱。即便是残菱断葶,红消翠减,依然别有韵味。

美丽古村落,河塘是村庄风水的源头,给了村子生命,滋润着万物,养育田园万物和生灵。冬日的河塘,引得成群的鸟儿来此越冬。灰鹤、黑嘴鸥等候鸟在湿地上空自由地飞翔,野鸭子在河塘的水面上游来游去,觅食嬉戏。饱食的鸟儿,小憩河塘水岸边,一只脚站立着,另一只脚缩进厚厚的绒毛里,悠闲地晒太阳。

鱼鲜蟹肥,河塘是村子的聚宝盆。冬月里,是村子上冬捕的时节。那一天,全村人来到河塘,男人们挥动柳头、铁钩等破冰工具,打开河塘四周冰面的水道,放下渔网,穿下钢绳。岸上的人们,一同奋力,拉动渔网。劳动号子声起,一条条鱼儿跃出了水面,蹦跳在冰层上。收获了喜悦,全村子上的人们共祝这“连年有余”好时光。

因水而生,万年流长。在水乡,每一个古老的村庄,都有清明的河塘,古往今来,幸福的日子万年长。冬日的河塘,像是口陈年老窖,散发出迷人的芬香,是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好地方。

